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宋公族廢興

魚石之亂　子罕之賢　華向之亂　樂大心辰地之亂　桓魋之亂　大尹之亂　內附景公滅曹

成公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茍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

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十八年夏六月楚子辛鄭皇辰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

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以上魚石之亂 六年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

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

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内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

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吾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七年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

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

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

升降乎以上子罕之賢

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

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
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
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
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
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

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發明 按向戌承順風旨以殺太子視里克猶為罪人也宜其有子向寧之禍

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馬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

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廪公如華氏請

馬弗許遂刦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

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

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

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欒大心豐衍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

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僂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姓居於公里亦如之十一月

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子禄御公子城莊菫為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

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二十二年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

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

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以上華向之亂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令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夏會於黄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十一月

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於曲棘　二十六年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定公九年

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十年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

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於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以上樂大心辰地之亂　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於蘧挐謀救宋也　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

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宫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説説之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説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八年宋公伐曹將還褚

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以上景公滅曹　十二年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十四年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狗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於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十一年衛大叔疾

奔宋臣向魋納美珠馬宋公求之魋不與由是得罪

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

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

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

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

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

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

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

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秖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

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

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以上桓魋之亂　十七年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

得與啓畜諸公宫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於空澤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宫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

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於大宫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専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狥於國曰

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以上大尹之亂

攷異 按史記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

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此與傳大同小異但謂昭公自立則非也

臣士奇曰魚石之難始於蕩澤之弱公室殺公子肥也華元如晉請討而魚府與石乃止華元於河上至五大夫出亡華元親止之斯亦善矣既而決澨登陴又惟恐其入者不知何見夫討亂者誅止首惡並其族而逐之不已過乎遂使盜據彭城置瓠丘而後定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也華弱

與樂轡少相親而長相怨轡以弓梏弱於朝曲在
轡矣乃舍轡而逐弱失刑已甚不獨同罪異罰如
子罕所云也而樂轡怨懟反射子罕之門子罕容
而善之懦矣華臣弱臯比之室賊殺無辜干國之
紀左師復為含蓋其失則均不有瘈狗將遂無法
乎若夫獻玉而以不貪為寶聞謳而以執扑分謗
慕義而使宋無飢人子罕之賢亦不可沒罕氏後
亡有以也夫芮司徒之女妖同褒姒卒生龍蛇以

禍宋伊戾之殺子痤其計甚憯合左師不能洗湔
其寃而承風旨以助之平公昏瞢誤聽雖悔於終
何補歸來望思之痛乎元公復不懲前車而以墘
炭殷勤又寵閽柳可畏哉寺人之能惑溺人主也
至無信多私而君臣劫質國亂甚矣復聽多僚之
譖使子皮憤怒劫司馬而召亡人於是華亥向寧
華定之徒入於南里以叛與宋分國而居向非齊
晉明鷹鸇之義楚總其罪人以臨之宋之亡可翹

足而待也幸而叛人出走腹心之患除而公室之枝葉亦幾盡梓慎之占不信而有徵乎桐門右師與叔孫婼語而卑宋大夫知其必亡黃父之役不具王粟及使修盟伯國又以疾不行其見逐也自取馬爾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取其白馬以與嬖魋地復使其徒抶魋而奪之誠爲不恕宋公亦不能盡親愛之道而使地奔於異國子辰爲之請而不聽亦鋌險焉入蕭以

叛右師因而從之宋於是凡三有叛臣之禍及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向巢取錫而殺之則皆寵䧺之為也而䧺又以寵害於公公將圖之又入於曹以叛凶人為害可不戒乎其初以朱鬣結歡其後以美珠召亂禍皆起於多欲也大尹矯遺命以行廢置强盟六卿自取奔北於是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其亦有懲於戴桓華向之自相殘賊而有悔心歟噫嘻晚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衛州吁宣姜之亂 懿公亡國 文公定狄難附

隱公三年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

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補逸 史記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娶陳

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大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

列女傳齊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衰惰心淫佚治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莊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

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惟私砥厲女以高節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則衞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衞故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衞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

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衛人逆公

子晉於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不盟也　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

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考異 史記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娶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

癸明 按史則夷姜乃宣公夫人也左氏以為烝恐非

十七年春盟於黄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云本枝百世　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

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

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補逸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禄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

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褸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内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殉其君非徒殉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絶可謂有功矣

史記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

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

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年秋齊狄盟於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

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臣士奇曰國家之患莫大於驕淫驕淫由於寵暱

欲動情肆而不能裁之以禮義鮮不釀無窮之禍

而寖至於敗亡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姜惡之與武

姜之愛叔段相去遠矣武姜欲立叔段武公弗許

猶足以致亂況州吁之憑寵好兵莊公弗禁石碏

之切諫棄若罔聞州吁卒殺桓公而自立安忍阻

兵毒流四國衛之禍莊公為之也宣公烝於夷姜又納子伋之婦淫昏無道史册罕聞壽子急載旌之難而惠公不能容一黔牟連五國之兵抗王官以入國柏舟之詩何不聞焉昭伯復烝於宣姜生二子與二夫人而其由則自齊人使之廉耻喪矣上烝下淫衛於是滅倫傷化者再世何怪桑間濮上相習成風而不可止耶孔子序詩備錄牆茨鶉奔諸什於春秋歷紀夷姜宣姜中冓之事以志衛

為狄滅之由福善禍淫其應如響而或以懿公之亡國緣於好鶴其亦未之察矣弘演報使於肝以身為褾千古傷之而左氏失紀衛當東渡遺民男女僅七百有三十人康叔武公之祀不絕如綫矣夫人墮載馳之淚公子下廬漕之甲而戴公短祚國燼僅存非文公崇帛冠布衣之節務材訓農敬教勸學以勵精興復為事安能舉㫮婁之師而靖邢狄之難哉夫一衛也曩以驕淫敗後以勤儉興

斯亦古今得失之林而有國者所宜鑒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甯武子弭晉難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過衛衛文公不禮馬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

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於城濮己巳晉師陳於莘北楚師敗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

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髪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

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
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
槖饘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　三十年晉侯使醫衍
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
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歂
冶厪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
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
死冶厪辭卿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

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成風霓

臣士奇曰晉文公隆怨而拒衛於斂盂之盟其褊已極成公若能婉詞謝過屬齊宋為之請晉未必不從乃違國人之所不欲而甘心入楚則失策之甚者也元咺欲立叔武事未有據而遽殺其子角叔武攝位國已有君成公之歸實賴乎此不待期

而先入已有疑忮之心矣使公而誠能愛弟者前驅之約束豈不宜預而使捉髮走迎歡欣踴躍之公子斃於猷犬之手誠可痛也及其再執而再歸雖惡元咺子瑕何罪而以為戮殘忍賊恩一至於此安知前驅之矢非承望風旨而為之者枕股之哭甚惡其涕之無從矣殺猷犬以塞咎何足償伯仁由我之恨乎成之殺叔武也雖負大不義於天下然成公君也咺臣也心不直其所為不食其禄

而逃之可也忠臣去國不說人以無罪而敢於訟君儼然坐獄深室之囚幾死酖毒又樹立子瑕阻其歸路為人臣者當如是耶向非甯武子以一身捍衛其間内則盟宛濮以協國人外則負羈紲以從患難不幾庾死深室而無歸國之望哉醫衍之賂饘槖之納𣪠玉之效忠貞委曲直欲貫金石而感神鬼此可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矣湛露彤弓之不荅乃志敬之一端耳奚足盡武子之生平乎

子曰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夫惟其愚是以能間關崎嶇卒反衛侯而不干大國之怒也如元咺者烏可同日語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楘

謄録監生臣郭洽怡

左傳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衛孫甯廢立

成公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

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寗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補逸 列女傳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涕泣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朂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

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

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
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
衡而委蛇必折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
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
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
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

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幷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

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

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

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狥於路官師

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於戚謀定衛也　十九年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名

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衛獻公入於夷儀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

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

王伯王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

國人名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

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羇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於晉　晉人為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名公也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

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

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也將誰懟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補逸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

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茍納我我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謂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

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於河挈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出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專喜之徒也

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呂氏春秋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

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寗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二十八年衛人討寗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

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臣士奇曰觀定姜數衛衎之三罪與師曠荅平公逐君之說則衎之自絶於衛非獨孫甯之過也然人臣於君雖甚無道亦必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彌縫匡救至於必不悛改而後引身以退其宗老大臣或以社稷存亡之故不能遠引亦必有道以處此矣於桐之放昌邑之廢葢不得已之權也林父聞定姜之歎即置其重器於戚而甚善晉大夫是明以戚爲狡兎之窟晉爲叛主之援而無一

念之忠於所事矣當林父之聘魯也公登亦登見謟於叔孫穆子既不辭亦無悛容其跛扈不臣之氣已見不至於逐君不已由是觀之豈得曰其君實甚哉況衎之奔而復入於義未絶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鄰國之大夫皆知其必歸則衎雖無道非孫甯之所能逐矣甯殖懼惡名之在策没而屬其子以反正曰若能掩之則吾子也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其言

可謂慘痛然不知何以處夫衛剽也衎出得罪於一君剽弑且得罪於二君舉棋之不慎雖悔於終不若審之於始使以是悶殖殖仍餒而矣甯喜承易簀之言欲以晚蓋伏于鮮之信徼幸於必不可信之昏主其殺身蓋亦有由焉夫君之所以為君者政而已今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徒擁虛位耳束縛幽囚之耳奚取乎為君其言先不可信矣卒殺甯氏使于鮮抱責友之憾竄身木門是誰之

過與林父怙終稔惡竊禄叛君晉為主盟反助之焰其亦未知君父之大義哉終能反戚猶善補過者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衛靈公之立 蒯聵父子爭國 齊豹之亂 南子之寵附

昭公七年秋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

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

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二十年夏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

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葢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内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

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賔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賔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名北宫子北宫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

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使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

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益不義不犯非禮　定公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

補逸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衛侯為夫人南子名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

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補逸 史記大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

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

家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罪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

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秖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補逸史記靈公遊於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

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 十二年夏吳徵會於衛秋衛侯會吳於鄖吳人藩衛侯之舍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

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説其言從之固矣

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茍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劫以

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
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
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
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衛侯使鄢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
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
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
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

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六月衛侯飲孔

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

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

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

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

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

得祏於槖中孔悝出奔宋

補逸禮記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

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宫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

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彊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晉趙鞅使告於

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衛侯夢於北宫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虚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

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已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

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
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
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
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
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夏衛石圃逐其
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
叔遺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
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

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𣪘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寺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

冠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

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内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師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

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遂卒於越　衛出公自城鉏

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内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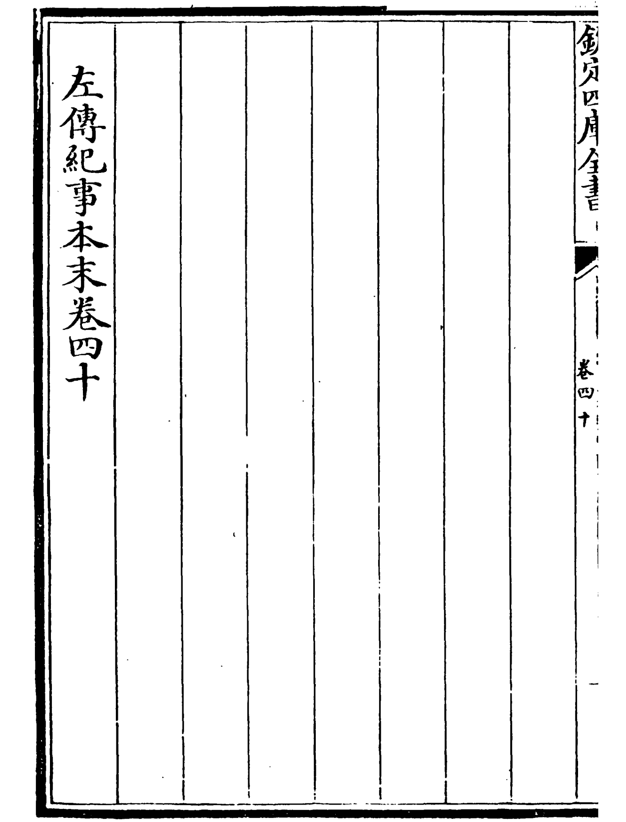
臣士竒曰衛襄公無嫡子公孟縶以足廢而靈公得立康叔告符若亦非偶然者但靈之為靈庸何

愈於縶齊豹之亂其兄見賊而已亦有死烏之辱僅而能復豹既誅於北宮氏而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未正典刑有逸賊矣至侵欲無厭使世臣以富為懼可為寒心身經宣姜之禍猶不知戒溺帷房之愛艾豭貽誚而蒯聵輒逆倫之事遂萌於此公叔戍欲去夫人之黨一言被逐昏悖若靈其不失國也亦幸焉耳南子雖淫非蒯聵所得殺蒯聵獲罪而出屬籍已絶然靈公欲立公子郢郢曰亡

人之子輒在夫人雖怨蕢亦不以為非而遂立之
輒不以亡人之子廢即安得以亡人拒其父哉為
輒者誠於嗣位之初涕泣而請於夫人曰若以蕢
為有罪歟則輒固罪人子也何敢為君若以輒為
無罪則亡人越在異國不蒙赦宥輒惟一死以謝
亡人耳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安知南子不感其
仁孝而為及泉之見乃儼然立乎其位不惟斷烏
烏之情而直等寇讐之禦為人子者顧如是耶夫

聵雖不立撫有衛國者即其子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聵亦可以菟裘老矣子據國而父爭之非古今之大愚斷不出此渾良夫㚚豎也乃比之以求入苟有人心者祿之以天下弗為而況一國乎而況其子之國乎不知何顏以告之周而周且𦡦𦡦然命之也已氏殞而卒符北宮之占城鉏頓而莫返於越之魄國於何有而徒使至性相殘曾虎狼之不若故輒拒父之罪不容於誅而聵亦未

為無過也要其源則自靈公之寵南子始吁可不戒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